

玄 通

前些年美國有位醫生以臨床病例探討生命輪迴的問題，著之於文，一時洛陽紙貴，中文譯本在臺灣也非常風靡。這位醫生講到人類最核心的一個問題，那就是生死。古人說：「死生亦大矣」，人生在世這段不短也不長的生命，關於它的來龍去脈，從古到今依然是個謎，所以生人仍然不斷地談論死鬼。到底有沒有鬼？有沒有死後世界？古今文獻顯示的，倒不是鬼或鬼界的本質，而是生人文化的反映。那位美國醫生的暢銷書記述，他用催眠術把病人催回到幾千百年前的前生前世，不論原來是古埃及人或古希臘人，他們卻都說英語，不也是生人文化的反映嗎？

一般來說，中國人對於生死人鬼的奧祕寧願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，不想追探究竟。譬如孔子教示子路多關心生人，少理會死鬼。（《論語·先進》）據說子貢也問孔子「死人是有知還是無知？」孔子似乎有點惱火了，回答道：「等你死後自然就知道了，急什麼？」（《說苑·辨物篇》）爾後儒家基本上都秉承孔子這種態度，像集理學大成的朱熹對鬼神事也一再說「微妙難說」，「要見得破」，甚至直截了當地告示學生「不須理會」❶。

在純粹的知識領域內，對待鬼神與死後世界雖然可以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，但在現實社會卻不能迴避鬼神與死後的問題，否則維繫古代國家與社會之秩序的祭祀典禮就動搖了。孔子不得不說：「祭神如神在」。因為在祭祀之前，先有比較寬鬆的齋戒七日，然後守相當嚴格的齋戒三日。齋戒時所思所想便是自己的父祖（即將接受祭祀的對象）生前的居處、歡笑、言談、志意、嗜好，十天下來，人的精神已進入一種特殊狀態，走進祭祀場所，彷彿看到父祖坐在那裡，聽聞他談話和歎息的聲音。

❶ 參黎靖德編《朱子語類》卷三〈鬼神〉，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87。

《《禮記·祭義篇》》這種狀態就是孔子所說的「如」，也可以說是一種第X類的接觸吧。

不過對大多數人來說，X類的接觸須要更徹底。根據《續漢書·祭祀志》漢代帝王的陵寢制度，墳墓前建築宮殿，殿內放置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，守陵園的官吏每日按時上供飲膳，宮女晨昏整理枕被，陳設盥洗用水，完全按照服事生人的規矩來服事死鬼。《陶庵夢憶》講南京鍾山明孝陵也是這套規矩②，因為他們相信躺在墓裡的皇帝，他的鬼魂會來寢殿飲食起居，一如平生。皇帝真的來嗎？那扇門戶突然發出嘎嘎的聲響，這面帷幔突然無風自動，碗筷位置為什麼和我先前擺放的有些不同，盤裡的魚肉好像少了幾塊，杯裡的酒醴也減低了一些，如果沒有X類接觸的信念，執事宮女面對這個比皇宮更加清冷百倍的陵寢，還活得下去嗎？

有時人與鬼「真」的面對面了，不但對答，相愛，結為夫妻，而且生兒育女。魯迅輯的《古小說鉤沈》所收《孔氏志怪》有一則人鬼幽婚的傳說③。話說范陽人盧充出獵，追逐一頭獐鹿，忽見一座府舍，僕人

② 張岱，《陶庵夢憶》卷一「鍾山」條：「陵寢定閑，外羨人不及知，所見者門三，饗殿一、寢殿一、後山蒼莽而已。壬午七月，朱兆宣薄太常，中元祭期，岱觀之。饗殿深穆，暖閣去殿三尺，黃龍慢慢之，列二交椅，褥以黃錦孔雀羽織，正面龍，甚華重，席地以氈，走其上必去烏，輕趾，稍咳，內侍輒叱曰：「莫驚駕。」近閣下一座，稍前為碩妃，是成祖生母。成祖生，孝慈皇后妣為己子，事甚祕。再下，東西列四十六席，或坐或否，祭品極簡陋。硃紅木簋、木壺、木酒樽，甚麤樸，簋中肉止三片，粉一鉢，黍數粒，東瓜湯一甌而已。暖閣上一几，陳銅爐一、小筋瓶二、梧捲二。下一大几，陳太牢一，少牢一而已。他祭或不同，岱所見如是。」收入粵雅堂叢書(二)，清咸豐三年刻本，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，臺灣華文書局總發行，頁848。

③ 魯迅輯，《古小說鉤沈》，收入《魯迅全集》第2卷，臺北：唐山出版社，1989，頁215–217。

延請入內，主人姓崔，以酒食款待。主人拿出盧充父親的信說：「令嚴要我們兩家結親，以小女相配。」充父早亡，他那時年紀雖小，還見過父親手跡，驗證無誤，於是舉行婚禮。三日後，主人催促盧充回家，新婦執手流淚，「離別之感，無異生人」。充上車去，急如電逝，須臾至家，家人相見，悲喜交集，推問來歷，知道姓崔的是死鬼，其墓在盧充家西邊三十里。他所進入的地方其實就是崔氏的墳墓，觸此霉頭，頗覺懊喪。

四年後的三月三，盧充與村里人在河邊修禊戲水，忽見二輛牛車在河中載浮載沈，車上岸，盧充往開車後之門，發現裡面坐著他的鬼妻崔氏以及他們生的男孩，已經三歲。另外一車坐的是崔家主人，盧充的鬼岳丈。分別見過後，崔氏把懷中的兒子交給盧充，並送他一隻金碗，以一首淒側婉嫋的詩贈別。其中有「榮曜長幽滅，世路永無施」，「會淺別離速，皆由靈與祇」，「愛恩從此別，斷絕傷肝脾」等句，二車忽然消失。短暫的愛情因為陰陽異路，從此隔絕。圍觀的人認為是鬼魅，據說人唾鬼現形，大家遠遠向這孩子吐口水，卻人形如故。傳看贈別詩後，無不慨歎這段人鬼之愛是「死生之玄通也」。人和鬼分別存在於不同的世界，卻可以交通，是謂「玄通」，這也是第X類的接觸。

且說盧充到市場上出售那隻金碗，故意抬高價錢，以找尋識得這碗的人。人群中走出一位老婢，問充這隻碗的由來，然後回去向女主人報告。原來女主人是崔氏女的阿姨，阿姨哀憫外甥女未嫁而亡，以一隻金碗隨葬，看看盧充的兒子，也有崔氏的形貌。據說這孩子長大後，官至二千石。他的後代出了一位盧植，東漢靈帝時（西元 168–188 年）官拜



輯早期志怪小說的魯迅

尚書。

《孔氏志怪》所載盧充故事亦見於晉朝干寶的《搜神記》(卷十六)，情節、內容完全一樣，但行文更為樸素簡潔。盧植是真實的歷史人物，而先祖為鬼子應是漢代的傳說。類似這種故事，自東漢以下非常流行，《列異記》的談生有夜半來歸女子，《陸氏異林》的鍾繇有幽會的好婦，他們的姿顏服飾非「天下無雙」則「美麗非凡」④。談生的鬼妻給他生一個兒子，贈予的珠袍也是隨葬品。鍾繇的鬼情婦受傷還會流血呢！男女異性的人鬼總離不開愛情或性愛，男子同性的人鬼則往往成為慷慨激昂的生死至交。

不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鬼到底是可怕的東西，可能是無聲息、無蹤影，故覺可怕，也可能面目猙獰，令人不寒而慄吧。世人喜談鬼，真正不怕鬼的並不多，故黑夜獨行非高歌無以壯膽。我最欣賞那位超脫死生的嵇康，《裴子語林》說：嵇康夜燈下彈琴，忽有一人，面甚小，斯須轉大，遂長丈餘，穿著黑色單衣，繫著黑色帶子，嵇康熟視良久，吹熄燈火道：「我恥與鬼魅爭光。」⑤嵇康的膽量的確非凡，但其思想根源或在於齊生死的認識吧。魯迅輯《古小說鉤沈》的《小說》也有一則類似的故事，阮德如在廁所遇一鬼，身長丈餘，色黑而眼大，著白單衣，近在咫尺。德如心定氣定，徐徐說：「人家說鬼相醜陋可憎，果然不錯。」鬼羞愧而退⑥。

中國從先秦開始就有很多關於鬼的記載，湖北雲夢睡虎地新發現的秦簡《日書》，有一篇題作「詰」⑦，專講各色各樣的鬼與人雜處。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也出土一篇鬼故事，文字隸定解讀尚有甚大的歧異，我

④ 同③，頁144—145，385。

⑤ 同③，頁20。

⑥ 同③，頁115。

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，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釋文注釋頁212—216。

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「還魂記」，循此線索來理解。大意是說一個名叫丹的人因刺傷人而遭棄市之刑，葬在秦都雍城的南門外，三年後丹卻復活了。原來他壽不該終，管人間壽命的司命神乃派部下叫做公孫強者帶丹還陽。因為丹當過鬼，知道鬼的好惡和禁忌，故諱諱告誡祠墓的子孫⑧。

看到這裡，讀者不免要問，這些鬼怎麼都沒接受死後審判，也不經輪迴轉世。我可以直截了當地告訴大家，中國本土的古典信仰既無審判亦無輪迴，那是佛教東傳後才有的觀念。中國原來的鬼，政治社會高者大概可以上天，一般則多住在墓地，節慶時日便回家飽餐一頓。他們的地下世界相當模糊，秦漢以下如人世的郡縣行政體系，西漢時只有地方性的地下世界，到東漢才逐漸冒出一個泰山府君，做為死後世界的總管，城邑官署以郡太守衙門為藍本。這時是沒有什麼寒冰、炭火、劍樹、刀山等地獄的，也沒有牛頭、馬面、閻羅王。要到東漢末年佛教傳開後，印度的死後世界才逐漸根植於中國的人心。

魯迅輯錄的《冥祥記》說晉沙門慧達未出家時死了七日甦醒過來，他的靈魂遊歷地府，地府是一座鐵城，裡面分作許多地獄，如寒冰獄，其處甚寒，有冰如席，飛散著人。著頭，頭斷；著腳，腳斷。接著刀山等地獄一看過去，「楚毒科法，略與經說相符。」⑨佛經的地獄恐怖絕倫，譬如東漢末年安世高翻譯的《十八泥犁經》⑩，以第四地獄來說，是一座城，赤如燒鐵，熱不可言，鬼的身肌盡爛，永遠不得息，不得臥，待肌骨盡焦，卻又復生，再受煎熬，這樣無窮地重複下去。佛教傳入初期，與本土信仰鬥爭，佛徒造了《冥祥記》這類的小說，魂遊地府再回陽，是另一類的玄通，與本土的古典信仰不同。

⑧ 參本書〈祝禱篇〉，頁196—197。

⑨ 同⑧，頁482—484。

⑩ 參《大正藏》關於地獄的記錄除《十八泥犁經》(NO.731)外，尚有多種，如《泥犁經》(NO.86)、《四泥犁經》(NO.139)、《長阿含經》(NO.1)卷十九、《大樓炭經》(NO.23)、《鐵城泥犁經》(NO.42)等。



佛教講六道輪迴，業未盡，永遠輪流轉世，儒家不信這套理論。朱熹說：照釋氏的說法，「人死為鬼，鬼復為人，如此，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，更不由造化生生，必無是理。」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三）有趣的是，本文開始提的那位美國醫生講輪迴，即使回溯到千百年前，遠至希臘、埃及，那時候的人歷經轉世都轉到美國去了。朱熹的疑問今天仍然還存在。

尚未吸收佛教思想之前的中國，大部分人相信死後世界和現實世界沒有大差別，少數學者對那個世界存而不論，更少數的人才明確宣示沒有死後世界。後者相信天地萬物皆是氣的作用，人之生乃氣之聚，人死則氣散。《說文解字》云：「死，澌也。」澌是盡的意思，也就是氣盡。氣之離散當有一個過程，春秋時代就流傳的俗語：「新鬼大，故鬼小」，原義暫且不論，當戰國氣論流行後，是可以用氣離散的過程來解釋的。《列異傳》說宗定伯夜行逢鬼，他裝作鬼，與真鬼同行，鬼建議交換背負各走一程，鬼問你怎麼這麼重，定伯說：「我新死，故重。」①近現代談鬼專家周作人《瓜豆集》引俞少軒《高辛硯齋雜著》說：「鬼長不過二尺餘，漸短漸滅，至有僅存二眼旋轉地上者。」②如果不因散盡漸滅，一個不信輪迴的社會，時間久了，地下世界豈不「鬼」口過剩乎？

X 類接觸，傳統有人堅持以目驗為憑，朱子的學生包克堂云，書本說的，人口傳的，皆不能作準，須要親見。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三）也有人對玄通提出「鬼神生於人心」的理論，如清末錢綺的《鈍硯卮言》便這樣說⑬。其實從中國的鬼史來看，佛教傳來以前中國鬼沒有地獄折磨，遊蕩於堂屋、鄉野間。之所以有此歧異或轉變，與其說鬼神生於人心，不如說生於文化，不同文化有不同的鬼和鬼社會。魏晉以後中國信仰雖

① 同③，頁141–142。

② 周作人，〈談鬼論〉，《瓜豆集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2，頁26。

③ 周作人，〈讀鬼神論〉，《苦口甘口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2，頁124–128。

然吸收了殘酷的地獄和猙獰的鬼，但古典的鬼世界依然存在，祖先一直享受子孫的祭祀，好像他們既不必住在地獄，也不必輪迴轉世。據周作人引證的《乩談日記》，鬼也有生老病死，婚喪喜慶^⑭。人鬼的玄通一向被中國文人所美化，難怪可以產生《聊齋誌異》之類的文學傑作。

鬼和鬼世界其實即是活人的文化，據說蘇東坡愛聽人說鬼故事，客辭以無有，他卻說：「姑妄言之」。這篇鬼話，本人雖非妄言，讀者固不妨姑妄聽之，然而卻觸及中國人心態的底蘊，可以視作中國文化的重要叢結。

^⑭ 周作人，〈鬼的生長〉，《夜讀抄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2，頁255–258。